



自然辩证法丛书

用辩证法指导中西医结合

上海人民出版社

自然辩证法丛书

用辩证法指导中西医结合

上海人民出版社

用辩证法指导中西医结合

华 山 医 院 等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135,000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171·92 定价: 0.39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出版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群众学习唯物辩证法的需要，我们编辑这套“自然辩证法丛书”。这套丛书，包括自然史话、科学史话、自然辩证法论文、在实践中学习与运用辩证法的经验总结、史料选注和科学家介绍等，将陆续分册出版。

《用辩证法指导中西医结合》，主要是本市医务工作者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西医结合的经验、体会。其中部分文章曾在《自然辩证法》杂志、《文汇报》上发表过，这次出版时，有的文章又作了修改。一些未注明出处的，均为本书组稿。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解放日报》、《文汇报》和许多医院的大力支持，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政宣组的同志还一起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在此谨致谢意。

我们热忱地希望同志们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提出意见。

一九七五年九月

目 录

认真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袁任平(1)

用辩证法指导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问题座谈会发言摘要(6)

征服急性白血病的第一步

..... 上海市白血病防治研究协作组(24)

运用祖国医学理论治疗急性白血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秀春 杨虎天 周小寒(32)

肝癌诊断的难与易

.....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组(39)

针刺治癌中运用切脉的体会

..... 上海市肿瘤医院 俞 云(46)

研究祖国医学 探索治癌规律钱伯文(55)

治疗心肌梗塞的宽广道路

.....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冠心病治疗组(61)

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治疗冠心病的自由

..... 上海电报局保健站中医 张祥凤(71)

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挥我们战斗

——一位严重挤压伤病员是怎样抢救过来的？

.....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80)

高血压治疗中的辩证法

.....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孙剑秋(89)

用中西医两法治疗肝硬化腹水

.....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第二医院 林宗广(95)

掌握“虚”、“实”的辩证法,治疗肺结核病

..... 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 邵长荣(100)

银针治盲.....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胡松盛(105)

银针治失眠..... 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第二医院(112)

治疗鼻出血中的辩证法

.....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希学中(117)

学习辩证法,防治“老慢支”

——用中西两法治疗老年慢性支气管炎

..... 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内科
老年慢性支气管炎防治研究组(123)

高热里面大有文章

.....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中医科 施梓桥(129)

病毒性上感中的高热与退热

.....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 中医儿科 倪菊秀(133)

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治疗“类风关”的规律

... 上海市长宁区光华医院类风湿性关节炎诊治小组(136)

中西医结合治疗溃疡病

..... 八五医院内科(144)

中西医结合治疗妊娠高血压

..... 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吴余定(148)

用草药治疗痔疮..... 上海市长宁区武夷地段医院(152)

功血病的正确诊断由何而来?

.....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李超荆(157)

放射诊断的中西医结合

.....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张发初(163)

唯物辩证法使中草药大放异彩

..... 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内科(168)

从蕈菜到蕈菜素

..... 上海药物研究所慢性气管炎研究组(176)

肿节风也能治癌

.....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抗肿瘤小组(183)

在实践中提炼新药“左旋多巴”

.....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药剂科(187)

学习祖国医学的札记(一组)

.....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张重华(192)

认真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

袁 任 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近年来,广大革命的医务工作者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实行中西医结合,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医疗实践和理论研究,对许多种疾病的认识深化了,治疗效果也比单用西医或中医有了显著的提高。事实证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实行中西医结合,是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必由之路。

但是,有些人却说什么“搞好西医就够了,何必再学那些难以琢磨的中医?”这种思想对发展我国医学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要保护人民的健康,单靠西医行吗?不行。西医确实有许多长处,有近代解剖学基础,对局部病变的观察比较细致,治疗上也有许多独到的地方。但是,西医理论中的形而上学也不少。比如,对疾病的诊断比较偏重于局部病变,在治疗上往往“见病不见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机械地大砍大杀,结果“堵塞了自己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自然辩证法》)单用西医疗法有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病算是好了,病人的整个体质反而是更加衰弱了。这是形而上

学的医学理论带来的危害，也是辩证法对某些西医理论的惩罚。

中医对局部病变的观察虽然不如西医那样细致，但在总体上，中医比较强调“脏腑相关”，注意以发展变化的观点，从各个器官的相互联系上以及机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上认识和治疗疾病，有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这是祖国医学的精华所在，是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

中医以“望、问、闻、切”为主要内容的诊断方法，以金针和中草药为主的治疗方法，比那些离开了成套的仪器就断不了症的某些西医疗法来说，也要简便易行。金针可以随身携带，草药遍地皆是，资源丰富。这都极有利于改变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适合于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情况。现在遍布我国每一个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靠“一根针、一把草”起家的，靠中西医结合巩固下来的。如果单纯依赖西医西药和成套仪器设备，深受群众欢迎的赤脚医生制度不知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普遍推行开来！当然，我们决不排斥西医西药和医疗仪器。我们要在医疗器械上不断革新，以适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需要。但有些又大又笨的器械怎么能成天扛着它翻山越岭呢？

实行中西医结合，关键的问题是西医要认真学习中医。但这并不是中医西医机械相加，简单凑合，更不是形式主义地用西医的框框去套中医，把中医西医化。如果认为，在一张处方上既有了中药，又有了西药，就算结合了，那实际上是对中西医结合的误解。中西医结合的过程，应当是开展医学领域革命大批判的过程。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批判医务工作中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批判中西医理

论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对中西医都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二者互相取长补短，有机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把二者融为一体。创造出源于中西医而又高于中西医的崭新的科学的新医药学体系，从而使我们对疾病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诊断和治疗手段更加丰富、有效。

其实，中西医之间的交流是古已有之的。据文献记载，二千多年以前，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时，既把中医带出去，又把外国医学带进来，对中、外医学的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全国解放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自觉地实行中西医结合，在医学上有很多突破和革新。这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随着我国同外国交往的频繁，国外研究中医的人也日益增多。中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但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在人民群众中也有深厚的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知识。我们提倡学习中医，不但是研究历史遗产，阅读古代医书，更重要的是向工农群众学习，注重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和总结群众应用中医疗法的经验。

所谓中医“难学”，也是很片面的。有些人说中医难学的主要理由是中医不象西医那样有个“数据”好掌握，同一个药方治同一种病。中医没有西医那一套可以通过化验、仪器检查而易于观察掌握的数据，诚然是个缺点。但是，中医能够治好的病，到了你手里，你也用中医去治，就治不好，这怪谁呢？不用说，这只能怪你用西医的框框去套中医，没有掌握中医“同病异治”的特点。有些人学习中医，学而无效、半途而废的主要原因，也正在这里。中医不仅是因病而异，还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某些人所说的“数据”，也就寓于其中。这就是中医“难”

的地方。可是不要忘了：“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其实，现在西医的那些再准确的“数据”，也只能反映人体的一个方面。贪图省力，机械地照某些固定的数据医病，而不顾患者与疾病有关联的各种活的情况，搞不好是既害病人，又害自己。象中医辨证论治所强调的那样，多用点脑子，既辨病，又辨人，是完全值得的，是大有益于人民的。

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分别受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中医和西医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既然二者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体，那末，它们之间总有共同之处，差别中有统一，完全能够彼此交流。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革命的医务工作者认真实行中西医结合所取得的可喜成就，更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一些用西医难以治好的癌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不是治好了吗？一些西医认为不开刀就难以治好的急腹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不是不开刀也治好了吗？还有心肌梗塞症，在国外用什么号称先进的自动化的电子仪器治疗，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而我们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死亡率只有百分之十三。这难道不值得迷信西医的人深思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中医中药学，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许多珍贵品中的一部分。对中国医药学这部分珍贵品同其他珍贵品一样，都是值得我们努力发掘、认真研究的。我们相信一切爱国的医务工作者，一定会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努力用唯物

辩证法武装自己的头脑,认真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努力学习中医理论,积极参加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起,为促进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成果,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自然辩证法》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用辩证法指导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问题座谈会发言摘要

《自然辩证法》杂志编者按：一九七四年六月，本刊召开了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的座谈会。到会的上海医药卫生界同志，联系自己的医疗和科研实践，畅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执行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创立祖国新医学新药学指示的经验和体会，并对进一步深入开展中西医结合提出了一些看法。大量事实证明，祖国医药学遗产是个丰富的宝库。许多在西方医学看来无法医治或者疗效不高的疾病，采取中西医结合就比较有办法了。同志们一致认为，搞好中西医结合，当前，必须继续批判民族虚无主义，批判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思想，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导，注意总结群众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把它概括上升为理论。下面是发言摘要。

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病，路子越走越宽广

徐声汉(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

在精神病学领域里，西方医学理论长期占统治地位，治疗

依靠电休克、胰岛素休克和大剂量镇定剂三件“法宝”，单纯用外来刺激抑制病人大脑神经功能，不考虑脑神经与整个机体的关系，更不考虑患者发病的心理因素，给病人带来不少痛苦，疗效却并不高，愈后也易复发，有的还造成后遗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精神病学科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坚持把思想教育同物质治疗相结合，并注意摸索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病的新途径。针刺麻醉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我们通过大量实验和临床实践，选择了有效穴位，逐步掌握了针刺的次数和刺激量的规律，并从手捻发展为电针，取得了肯定的疗效。现在，电针配合小剂量药物，已成为治疗精神病的常规疗法。

对于一氧化碳中毒性精神病病人，西医病理学认为大脑皮层因缺氧而受损害，被损害的脑细胞无法逆转，病人意识无法恢复，因此只能采用营养疗法和支持疗法。我们根据祖国医学“痰迷心窍”的理论，采用“涤痰开窍”法，给病人服用中药，同时配合西医的支持疗法，使这种病的显效率达到百分之七十，有力地驳斥了病人脑细胞“无法逆转”的观点。我们用“涤痰开窍”法治疗老年性精神病，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实践证明，中医古老的“痰迷心窍”说，并非没有道理，而是很值得深入研究。

最近，我们又发现，中医的“活血化瘀”，对治疗某些精神病也很有价值。有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精神病，西医认为是间脑功能紊乱，一般用激素治疗，但不解决问题。我们根据中医气血凝滞，脑中之气同脏腑之气不能相通，要形成“癫狂”的理论，试用“调气破血”的中药治疗，也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在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还批判了认为“精神病无证

可辨”的观点。我们根据辨病同辨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诊断，发现同是精神分裂症，不同的病人有着阴阳、虚实等不同表现，需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由于实行中西医结合，现在治疗精神病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了。

把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辨证地统一起来， 是加强中医“辨证”的研究的重要途径

肖 俊(上海第一医学院)

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和实践的精华所在。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学辨证的内容和原理，以及它同有关疾病的规律性的联系等，是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的关键性课题。

首先，从临床实践来看“证”的研究。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是目前临床比较广泛应用的一种中西医结合形式。但由于对“证”的本质缺乏明确而统一的认识，辨证缺少客观指标，这种结合在临床上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常有这样的情形，某一医院的经验处方，在另一医院不能取得同样良好的疗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之一可能是由于缺少客观指标，以致对不同的“证”使用了同一处方，因而不能取得同样疗效。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的“证”，可为临床辨证提供较精确的客观指标，有助于更有效地推广辨证论治。

其次，从临床医学看“证”的研究。研究证与病的规律性联系，有可能为新的疾病分型提供理论根据，从而为建立新医学理论体系提供线索。还有可能阐明一些被西医学忽视或尚未认识的病种。例如阴虚升火、湿困脾胃等辨证，西医做不出

诊断,或认为不是病态,而按中医辨证论治确实能收到疗效。有些病,西医虽有病名,但实际上对它的认识是不明确或不具体的,如神经官能症,因而治疗办法也很少。中医根据辨证论治能对不同表现的神经官能症采用不同的处方,有一定的疗效。如果对有关“证”的本质进行研究,就有可能对所谓神经官能症的分类,以及发病学特点提供新的理论和疗法。

再从基础医学看“证”的研究。中医的辨证论治,有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治则,即不同疾病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相同的发病学环节,可以使用同一处方治疗不同的疾病;因此同一疾病在不同个体或发病的不同阶段出现不同的发病学环节,故同一疾病可用不同处方治疗。“证”可能就包含着这里所说的发病学环节的意义。病与证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疾病过程的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通过“证”的研究,把辨病与辨证从理论上结合起来,做到从疾病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两方面及其相互联结上去认识疾病,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从中药研究看“证”的研究。近代中药是按中医辨证体系分类的,如益气、养阴、活血化瘀等。中药研究如果同辨证研究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阐明中医辨证的本质,也可能会发现一类药物的共同药理作用,为新的药物分类提供根据,这样就向创造新药学迈出了一步。现在临床实践证明有效的处方,在实验室往往得不到验证,这说明实验室的工作没有考虑辨证的缘故。

还可以从中西医学的主要差别看“证”的研究。中医学和西医学理论体系不同,因而对疾病的分类方法也不同。西医学以病因和病理变化为疾病分类的主要依据,而中医学则主要根据“证”或临床表现进行分类。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研究对